

# 今夕此心，君知之乎？—— 院藏善本古籍選粹展的元稹與 白居易

■ 許媛婷

唐代詩人中，除常被合稱「李杜」的李白與杜甫外，大概就數並稱為「元白」的元稹與白居易，同為世人熟知。然而，元稹與白居易不僅詩名並列，兩人情誼據說也相當「合拍」，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與元微之書〉更成為後世推崇文章。

奇妙的是，兩人情感態度雖有不同，卻同樣寫下膾炙人口的作品。當白居易因〈長恨歌〉、〈琵琶行〉聲名大噪時，元稹則寫下〈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成為元代著名雜劇《西廂記》取材來源。昔人雖已遠，然在今（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間，兩人曾在「院藏善本古籍選粹」展開千餘年後的一期一會。

## 元稹、白居易詩文中的「我想你」

眾所周知，元稹（字微之，779-831）與白居易（字樂天，772.2.28-846.9.8）的詩名並稱，詩作數量雖有差距（元詩較白詩為少），然兩人感情最好，共同認識的文友也多，<sup>1</sup>照理說，流傳至今應該旗鼓相當才是。如今，白居易顯然比元稹更受歡迎，評價也更高。這是為什麼呢？

再者，元、白之間的情誼，向來是史家試圖挖掘的「內心最柔軟的一塊」，如果再加上後來出現的劉禹錫（772-842），那就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複雜友情，甚至有人會把元稹、白居易、劉禹錫三人之間的關係定位為友誼中的三角關係。<sup>2</sup>不過，本文主要是希望透過元、白兩人之間的詩文呼應，了解他們倆的「憶君」（白話寫法就是「想你」），究竟有多頻繁？相較之下，誰又比

較想誰呢？所以在此暫不討論劉、白兩人。

在白居易〈與微之書〉寫下「微之、微之，今夕此心，君知之乎？」；元稹則是寫「人亦有相愛，我爾殊眾人。朝朝寧不食，日日願見君。」按元稹的說法：看著別人相愛，然而我和你，則是與眾人不同的。我寧願每天不吃飯，也想天天見到你。在元稹詩中，清楚可見他對白居易的熱情。首先，我們想知道的是，這種情感究竟有多麼強烈？又是如何產生的？

### 一、元稹與白居易的相識

元稹與白居易認識的這年，貞元十九年（803），元稹 25 歲，白居易 32 歲，略大於元稹 7 歲。三月，兩人同年登科，同授秘書省校書郎，而這年也是元稹娶元配韋叢的大婚之年。<sup>3</sup>

元稹與白居易認識之後，似乎一見如故。據元稹〈敘詩寄樂天書〉：「識足下時，有

詩數百篇矣。」，後來他又在〈白氏長慶集序〉：「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表現初識已有頻繁詩作。（圖1）

兩人互為贈答、唱和詩文，究竟維持了多長時間？寫了多少數量？按白居易〈祭微之文〉：「死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意謂在白居易印象中，兩人從第一次見面到元稹過世這年（831），有近三十年之久，保守來說寫過的詩超過九百首。至於精確數量，按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並序〉：「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為敵也，當今不見；其為多也，從古未聞。……勿示他人，以取笑誚。樂天白。」<sup>4</sup>可見實際上很有可能早已

超過 1,000 首。這種爆表的詩量，連白居易自己都忍不住驚呼：真是前無古人！最後還說出：「可千萬別說給別人聽，真怕被人家嘲笑啊！」這種話來，可見白居易對於跟元稹如此密切的唱和，既驕傲又難為情。

## 二、兩人互為贈答與唱和

元稹與白居易究竟都寫些什麼詩？可以如此頻繁的「你來我往」，多年不輟？按照前人研究，簡略歸納元稹、白居易「交往詩」的特色與統計結果。<sup>5</sup>

首先，「交往詩」是一種廣義說法，範圍較廣，包含所有唱和、贈別、懷念、訪問、宴集、祝頌、諧謔等各種題材，<sup>6</sup>其中贈答與唱和，是元、白詩中最常見到的題材。由



圖1 唐 元稹 〈白氏長慶集序〉 收入《白氏文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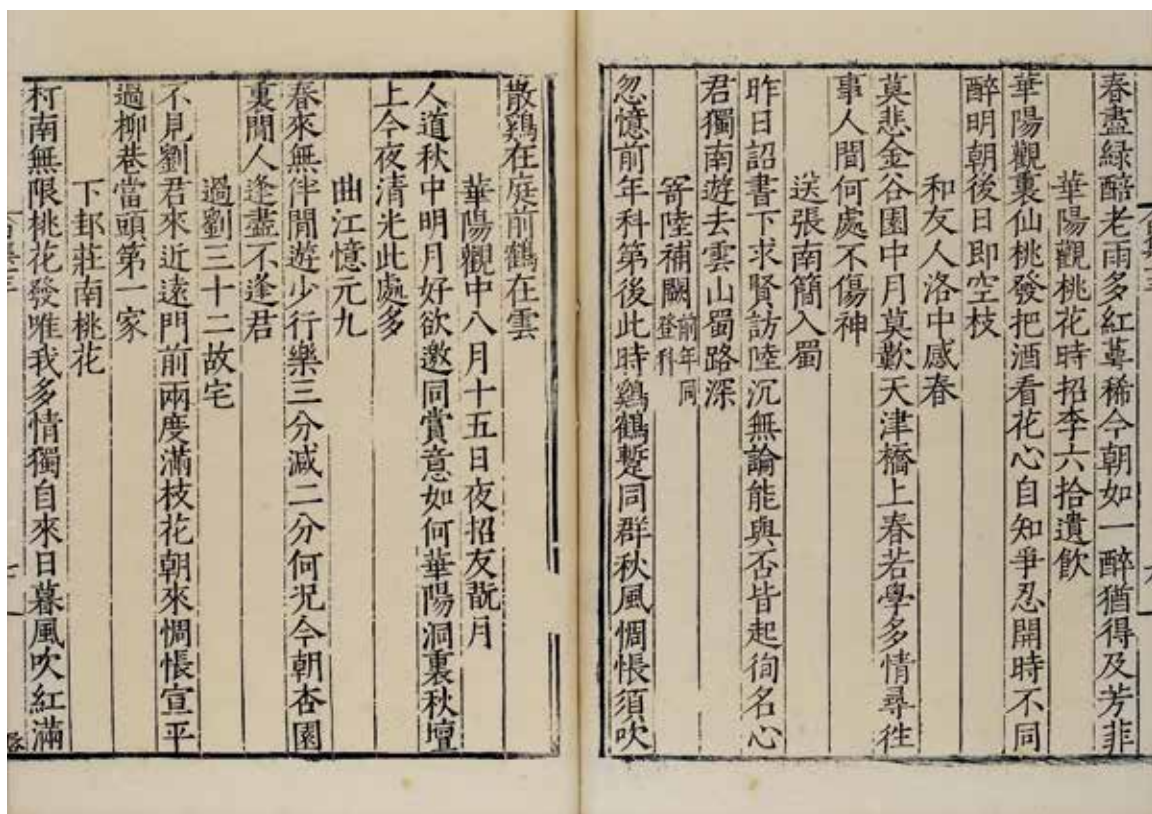


圖2 | 唐 白居易 〈曲江憶元九〉 收入《白氏文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693

於贈答與唱和的詩，常因「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而被搞混。近代學者提出「古人用詩歌相互酬唱、贈答，謂之唱和，或稱倡和。……贈是先作詩送給別人，答是就來詩旨意進行回答。」<sup>7</sup>這是把贈答與唱和視為同一件事。若是讓白居易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在元和五年（810）〈和答詩十首序〉提到：「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可謂最具體的回答。這句話是說：如果與原唱者詩作的立意相同，就視為「和詩」；如果兩首詩的立意不同，則屬於「答詩」。正因贈答與唱和詩的界限十分混淆，故以「交往詩」作為本文的探討重心。

令人好奇的是，究竟元稹、白居易寫了

多少首「交往詩」？在這些詩中，如果將一贈一答，或一唱一和，視為一組（不限於一首，有時多達百首），又有多少組？上述問題歷來研究者甚多，每位研究者的統計結果都有些許出入，難以得到共同結論。因此，列敘幾位研究者的統計結果：

（1）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白詩 2,830 首，元詩 832 首；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詩 295 首，元稹寫給白居易的 140 首。<sup>8</sup>

（2）趙樂〈元白唱和詩研究〉：白詩 2,892 首，元詩 537 首；白居易寫給元稹的 212 首，元稹寫給白居易的 182 首。<sup>9</sup>

（3）趙以武《唱和詩研究》及李漢南〈元白唱和詩統計分析〉：可考的唱和詩共 135 組，

按時間先後可分成四個時期：兩人初識、元白遭貶出京、元稹官拜宰相、元白仕途不順。兩人詩作多集中在第二及第四時期，即元和五年至十三年（810-818），以及長慶三年至大和三年（823-829）。<sup>10</sup>

據此，我們初步了解，白寫給元，在數量上遠多於元寫給白。李漢南統計兩人唱和組詩發現不同時期差異，第一時期：元、白兩人初識（803-809）寫了 14 組詩；第二時期：元和五年，元稹得罪權貴及宦官，被排擠出京，後被貶為通州司馬、白居易則在元和十年（815）上疏，遭人毀謗，貶為江州司馬。兩人相寫 63 組詩；第三時期：元和十四年（819）到長慶二年（822），是元稹官運亨通時期。十五年（820），唐穆宗（在位期間 820-824）重用元稹，讓他連連升官，長慶二年官拜宰相，位極人臣，這是元稹的人生顛峰。同時，白居易仕途也不錯，擔任五品上的中書舍人。然兩人只有 2 組詩。第四時期：長慶三年（823）到大和三年（829），前一年才當了半年宰相的元稹，因遭小人陷害而被罷相，一貶再貶，最後落到浙東觀察使；白居易則自請外任杭州刺史，遠離政治中心。分隔在浙東與浙西，此時兩人唱和詩有 56 組。<sup>11</sup>

從經歷與數字看來，元稹與白居易交往詩組數，多集中在第二時期的 63 組詩，及第四時期的 56 組詩，這兩時期正好是兩人仕途最不順的人生逆境，寫詩成為排解鬱悶、宣洩情感的管道。至於第一時期，兩人同門登第後，認同彼此是有才學、正直的朋友，但情感尚未深厚，所以唱和數量僅 14 組，並不多；第三時期最少，只有 2 組，係因元稹一心一意經營仕途，把精力放在政治上，少與白居易往來唱和之故。

### 三、元、白詩文「想你」的主動性與思念純度

元、白寫詩的題材，主要是：諷諭、友情、咏物、送別，其中後三種較牽涉到情感。從詩中可以看出兩人在付出情感的主動性及思念的出發點上，明顯有所差別。

白居易對元稹的思念，比較主動，且傾向感性的「想你沒有理由」，所以隨時、隨地、隨物，都可以寫一首詩來思念。根據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詩題，如「贈元稹」、「寄元九」、「春晚寄微之」、「感秋懷微之」、「山石榴寄元九」，多半是白居易在詠物、感念之餘寫詩給元稹，詩中表達白居易「憶君」情感。

兩人交情是建立在何種情況下，才會如此的強烈與深刻？白居易在〈寄元九〉詩中寫下：

月夜與花時，少逢杯酒樂。唯有元夫子，閒來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時笑謔。

原來是年輕時在花前與月下，兩人同歡共飲，在杯酒與戲謔之間建立出來的好交情。而這種交情雖然沒有誇張到「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但白居易在〈曲江憶元九〉詩中也寫得令人十分揪心：「何況今朝杏園裏，閒人逢盡不逢君。」這句話意思：我在杏園裏，其他什麼人都遇到了，就是不見你的身影。（圖 2）

然則，白居易究竟有多想念元稹？看他在〈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元九初謫江陵）〉寫下的：

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無人可寄書。

啊～原來是夢到元稹，猜想可能是元稹也在想我的緣故吧？夢中拉著元稹的手問，最近好不好？元稹卻說思念無處訴。此時，白居易從夢中嚇醒，果然元稹的信就寄到了。於是白居易又寫下：

殷勤書背後，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憶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讀，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意思是：我看到你的信，信中有你寫的桐花詩，從詩中可以感受到你深深的思念。今日我以這般的情意，訴說今夜對你的思念之心，但又恐不足以表達心中想念，再把你寫給我的八十字詩句吟咏再三，每個字都是我的寶貝。（圖3）

等到白居易終於盼到可以見元稹時，他又寫下〈見元九〉：

容貌一日減一日，心情十分無九分。

每逢陌路猶嗟歎，何況今朝是見君。

此種在意容貌不復當年，但仍趕快見到對方的心情，彷彿在述說與昔日戀人重逢的忐忑不安。

相較之下，元稹寫給白居易的詩，比較被動，屬於理性多一些的「一萬個想你的理由」，想念一定是有原因，有時感懷，有時回應，有時訴苦。前述提到白詩中寫夢見元稹，真正的原因是元稹先寫下〈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睽違，非言官好惡。」這年是元和五年，元稹因過於剛直，得罪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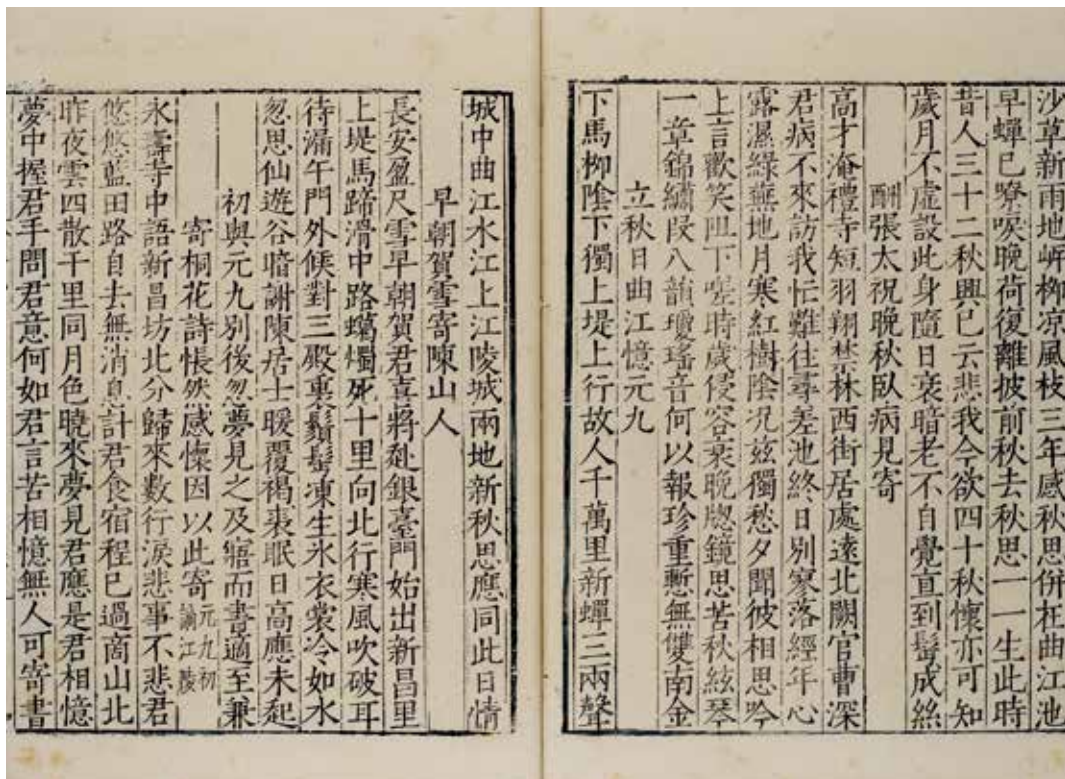


圖3 唐 白居易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此寄（元九初謫江陵）〉 收入《白氏文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691  
白居易與元稹分別之後，夢見元稹，起床後又收到元稹來信，信中有桐花詩一首，於是寫下這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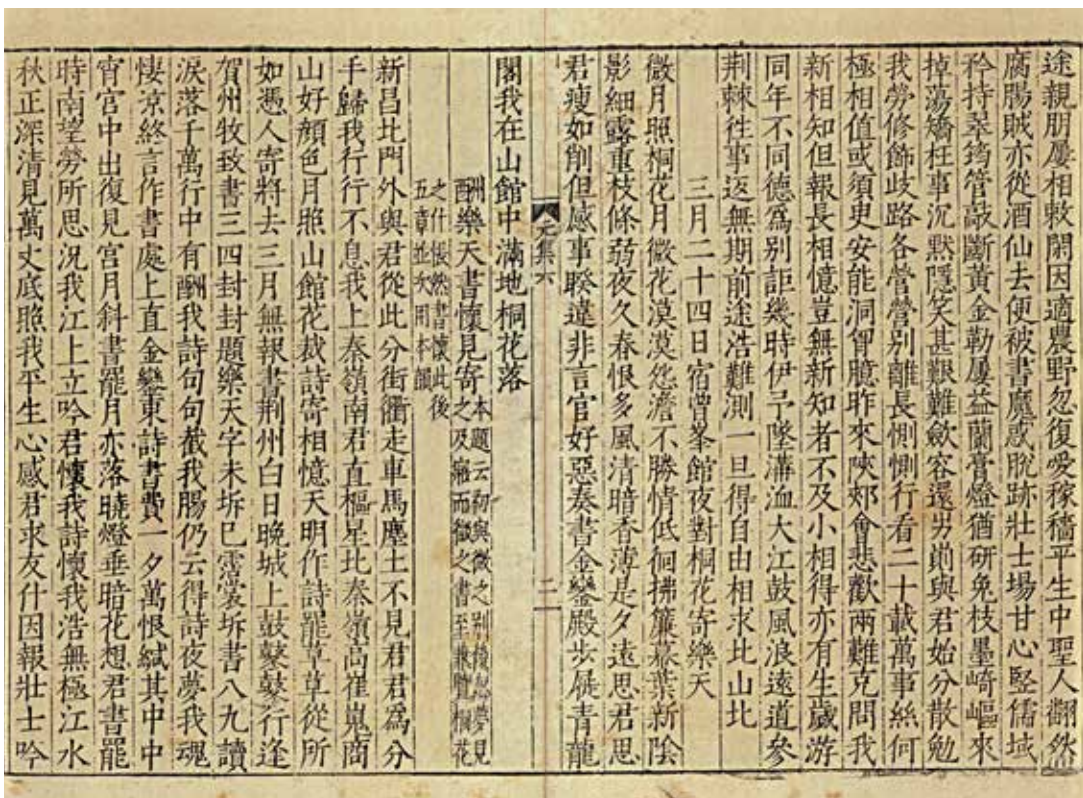


圖4 唐 元稹 《元氏長慶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727  
元稹於元和5年3月24日寫〈夜對桐花寄樂天〉詩給白居易，其後白回夢見詩給元；而後元又回〈酬樂天書懷見寄〉給白。

官，唐憲宗不分是非，將元稹貶到江陵。元在感懷之餘於是寫詩寄給白居易。告訴他，我很想你啊，想到人都消瘦了，但是一想到事情發展與我期待有所差距，實在不是我個人的好惡所致。

白居易見詩之後，立刻回了上述那首「夢見詩」給元稹。元稹又再度寫下〈酬樂天書懷見寄〉：「感君求友什，因報壯士吟。」說道：實在很感念你這個不離不棄的好朋友，無以回報，只能吟詩來回報你這份友誼。換句話說，元稹被貶官了，心情不好，於是想到白居易這個好朋友，一來表達思念，二來宣洩訴苦。（圖4）



平心而論，元稹比較是將白居易視為了解自己理想與抱負的知己；白居易則是將其視為可以在情感上真誠付出的密友，詩中容易表現出對元稹的關愛與寬容。

### 元稹〈會真記〉真的有那麼吸引人？

元稹「理性」，白居易「感性」，但兩人的感情態度也是如此嗎？元稹寫〈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歷來研究者大多認為這個故事是元稹的個人經歷。甚至有學者還將元稹與崔鶯鶯戀愛時間明確定在貞元十六年（800）春天，這一年元稹 22 歲。十七年（801），元稹與鶯鶯通信；十八年（802）元稹赴考；十九年考上書判拔萃科，與白居易同任秘書省校書郎。同年與元配韋叢大婚，此年亦拋棄了崔鶯鶯，這一年他 25 歲。<sup>12</sup>

在〈會真記〉故事中，家境貧寒的張生

赴考途中在普救寺遇見家道中落的豪門白富美崔鶯鶯，她與母親避難於此，而在張生的追求與紅娘牽線下，兩人互傳詩信，最終相愛；其後張生赴考，並決意不再與鶯鶯連繫。朋友問張生為什麼？張生回答：「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後又說「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說：崔鶯鶯美得如同天上尤物，將來若不禍害自己，也一定會禍害別人。我的德性淺薄，無法勝過此等不祥的妖孽，所以寧願忍耐，不與她連繫。此話一出，在座的人只能嘆息不語。一年後，張生與崔鶯鶯兩人各自婚嫁。後來張生打聽到崔鶯鶯居所，又想要用表兄身份見她一面，卻被鶯鶯拒絕，並以詩勸告張生：「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表達當年你拋棄我，現在還有什麼好說的？更何況當時甜



圖5 唐 元稹 元 王實甫 明 湯顯祖評 《西廂會真傳附元稹會真記》 明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9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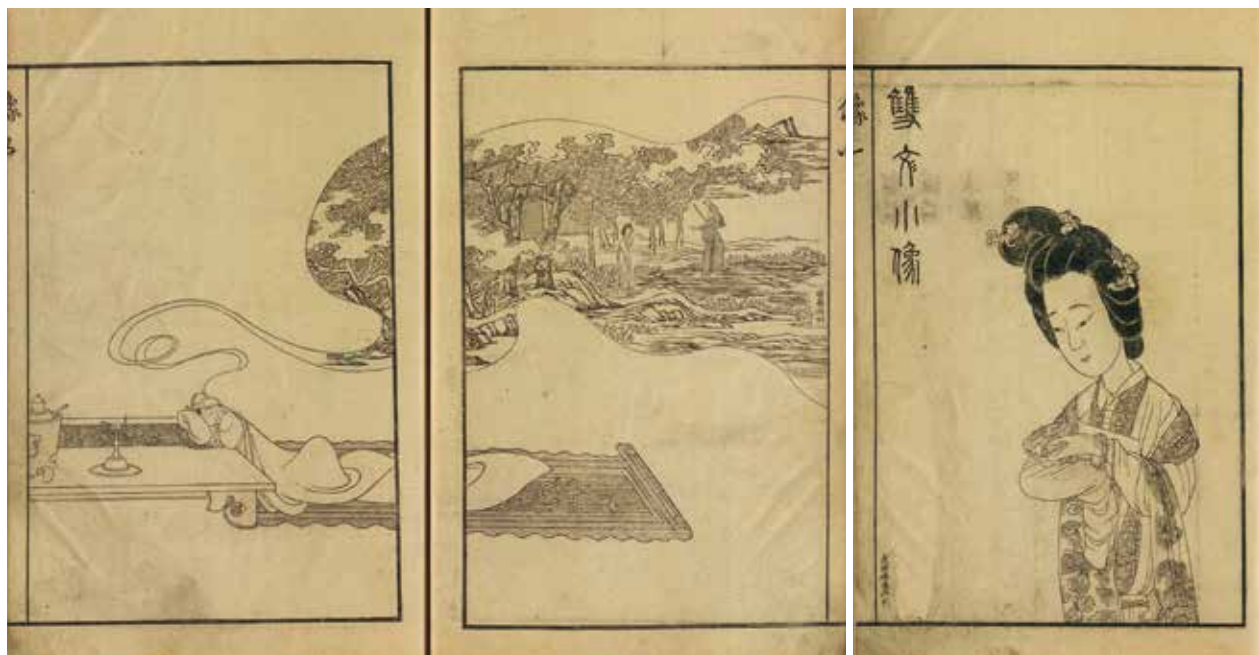


圖6 | 元 王實甫 《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 明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9548

言蜜語說得那麼親密。你還是將昔日的情意，好好用來珍惜眼前的愛人吧！（圖5）

或許崔鶯鶯擁有美貌，卻被污名化，加上她的下場實在令人憐惜。於是後人不斷地改寫故事，並賦予新的元素及結局。將故事改編得最好，影響力最大的，便是元朝劇作家王實甫（約1206-1336）。他將〈鶯鶯傳〉改寫成「待月西廂下，迎風半戶開，拂牆花影動，疑是月人來。」的《西廂記》，劇中不僅把每個人的性格強烈化，加重紅娘戲份，同時改變張生（張君瑞）與崔鶯鶯的命運，將悲劇改成終成眷屬的大團圓結局。雖然劇本已經脫離了原本故事的真實成份，改編成符合眾人期待的舞臺演出，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沒有王實甫精彩動人的「二次創作」，<sup>13</sup>元稹原作恐怕就是作者抒發情感、記錄人生經歷，但很可能是一篇沒沒無聞的傳奇小說。（圖6）

## 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對後代創作者的影響

與元稹婚前有過深刻的感情經歷相同的是，白居易在元和三年（808）與元配楊氏結婚前，也有一位無法攜手走到最後的女子「湘靈」。從白居易〈冬至夜懷湘靈〉：「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或是〈寄湘靈〉：「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迴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凭闌干獨自愁。」等詩作，可以看出他對湘靈思念至深的孤枕難眠與不捨之情。曾經的情感經歷，滋養成元和元年（806）寫作唐玄宗與楊貴妃〈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創作養分，雖寫別人的故事，卻是感人至深。<sup>14</sup>

結合陳鴻〈長恨歌傳〉與白居易〈長恨歌〉詩中「秋雨梧桐葉落時」，元曲家白樸（1226-1306）將其改編成《唐明皇秋夜梧桐





圖7 元 白樸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收入《元人雜劇選》 明萬曆間顧曲齋刊配補影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9383

雨》劇作。敘述唐玄宗（685-762）與楊貴妃（719-756）兩人在長生殿定下愛情誓約，而後安祿山（703-757）造反，唐明皇逃出長安至四川避難。途中，大軍在馬嵬驛前兵諫請誅楊國忠（?-756）、楊貴妃兄妹，無奈下只好賜死楊貴妃。一夜，唐明皇夢見楊貴妃，卻被窗外梧桐雨聲驚醒，追思往日情景，惆悵不已。<sup>15</sup>（圖7）

而曠世鉅作的〈琵琶行〉，則是寫在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的隔年（元和十一年，816）秋天，他在船中聽到長安歌妓彈著琵琶，於是同感自己仕途不順，寫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待歌妓彈奏琵琶一曲結束，「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沒想到在座的人之中，哭得最慘的人居然是白居易。

後來，元曲家馬致遠（1250-1321）改編〈琵琶行〉成《青衫淚》劇作，全名《江州

司馬青衫淚》。故事改寫成白居易與長安歌妓裴興奴有過一段情，後來裴興奴被騙，賣給富商，嫁作商人婦。一日，白居易與元稹泛舟江中，聽到琵琶樂聲，上船相見後始知是昔日情人裴興奴。聽完舊愛遭遇，白居易感傷之餘寫下〈琵琶行〉，並且帶走裴興奴。之後，元稹代為奏請唐憲宗，由皇帝下詔讓白居易與裴興奴兩人終成眷屬，轉變成符合眾人期待的大團圓結局。（圖8）

在馬致遠「二次創作」的雜劇中，雖是從〈琵琶行〉背景而來，但想像、虛構成份居多，將白居易仕途感懷的情感投射，大翻轉成為男女主角的愛情喜劇。事實上，白居易晚年身邊也有許多歌妓，最出名的就是能歌善舞的樊素、小蠻，可見他不排斥與歌妓的交往。<sup>16</sup>但馬致遠劇作描寫青壯年時期的白居易，塑造他英雄救美、不顧一切的形象，與本人的多愁善感、猶豫不決的性格顯然大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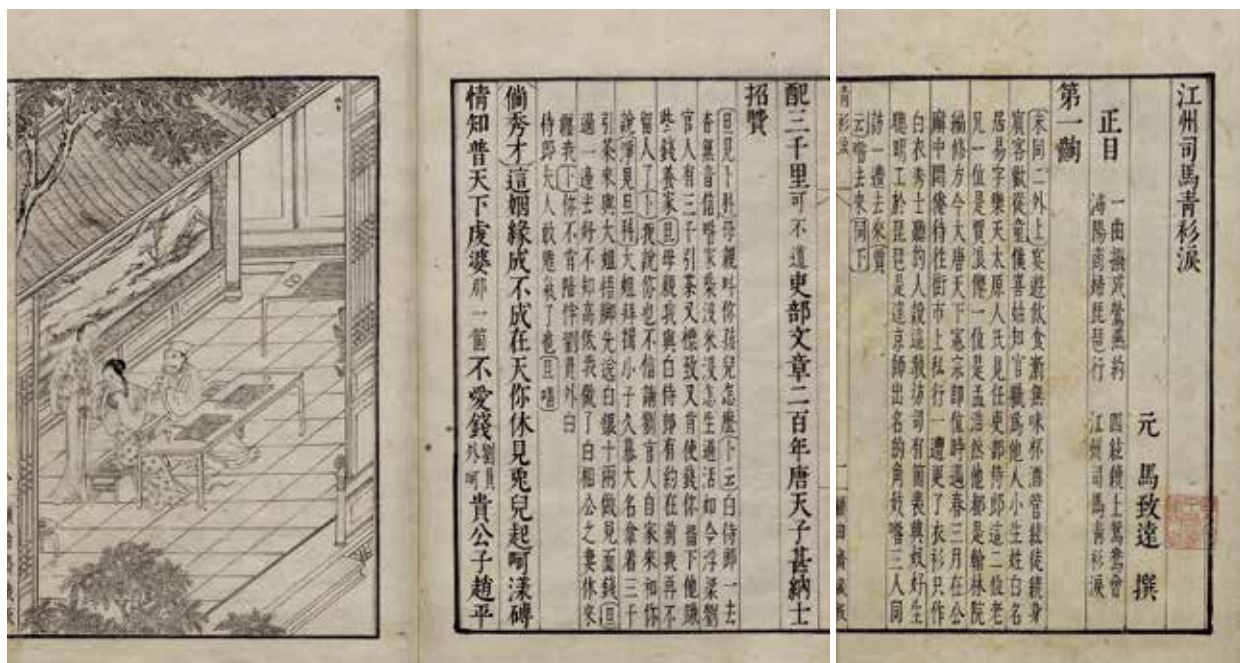


圖8 元 馬致遠 〈江州司馬青衫淚〉 收入《元人雜劇選》 明萬曆間顧曲齋刊配補影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9382

## 展覽如何呈現元稹與白居易

本院「院藏善本古籍選粹」常設展的展陳主題，分成「清宮藏書」及「訪舊蒐遺」兩大單元，以此揭示善本古籍的來源及差異。元稹與白居易的「元·白」主題，是接續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李·杜」主題後的展示重點。今展場雖已更新展件，但重新瀏覽，還是發現一些有趣之處，值得與讀者分享。首先，院藏有關元稹與白居易的作品，合計有三十餘部。這些作品按其性質可分成：

### 一、作者自身的詩、文集

這類書籍為元稹、白居易所寫詩文合集，雖經後人整理，但仍可看出全貌。以元稹而言，詩文雖多，然僅《元氏長慶集》留傳（圖9）；至於他所作唐人傳奇〈會真記〉，多半附在元人王實甫《西廂記》的書前或書末，視為楔子或附錄；此外，明人陶宗儀（約1322-1401）《說郛》亦收錄〈會真記〉。

白居易有《白氏文集》（圖10）、《白氏長慶集》、清汪立名（1679-?）編《白香山詩長慶集》、《新樂府集》、《白氏諷諫》。還有一部類書，是白居易與元稹兩人同任「秘書省校書郎」期間（803-805），各自將所見舊籍內容抄錄下來，並分門別類整理，作為科舉考試「帖試」或「策論」典故的參考。元稹後來編成《元氏類集》，惜未留傳；白居易編成《白氏經史事類》，又稱《白氏六帖》，或《白氏六帖事類集》。南宋之後，《白氏六帖》與孔傳（1065-1139）《孔氏六帖》合併，稱為《白孔六帖》，流傳迄今。所謂「六帖」，就是唐代科考「帖試」要「帖十過六」才算過關，如同今日考試六十分及格的概念。<sup>17</sup>（圖11）

### 二、他人記錄、擇取、書寫元稹、白居易部分作品或事蹟

這類書籍有些是記錄詩人事蹟，如唐代張固《幽閑鼓吹》、五代王定保（870-940）《唐



圖9 唐 元稹 《元氏長慶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725



圖10 唐 白居易 《白氏文集》 明姑蘇錢應龍元白合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9690



圖 11 唐 白居易 宋 孔傳 《白孔六帖》 明嘉靖間蘇州覆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6526



圖 12 元 辛文房 《唐才子傳》 日本南北朝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1812

摭言》，皆為雜錄唐代科舉考試的筆記小說，以及宋代王讜《唐語林》、元代辛文房（約1284-1350）《唐才子傳》（圖12）、明代何良俊（1506-1573）《何氏語林》等書。上述各書均有記載白居易初到長安，前往拜見名士顧況。顧況看到他的名字，開玩笑說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直至讀到〈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才又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sup>18</sup>雖據近代學者研究，唐德宗貞元初年的顧、白兩人不太可能在長安相見，故僅能將其視為筆記小說中流傳的詩人軼聞。<sup>19</sup>

此外，後代文人編纂唐宋時人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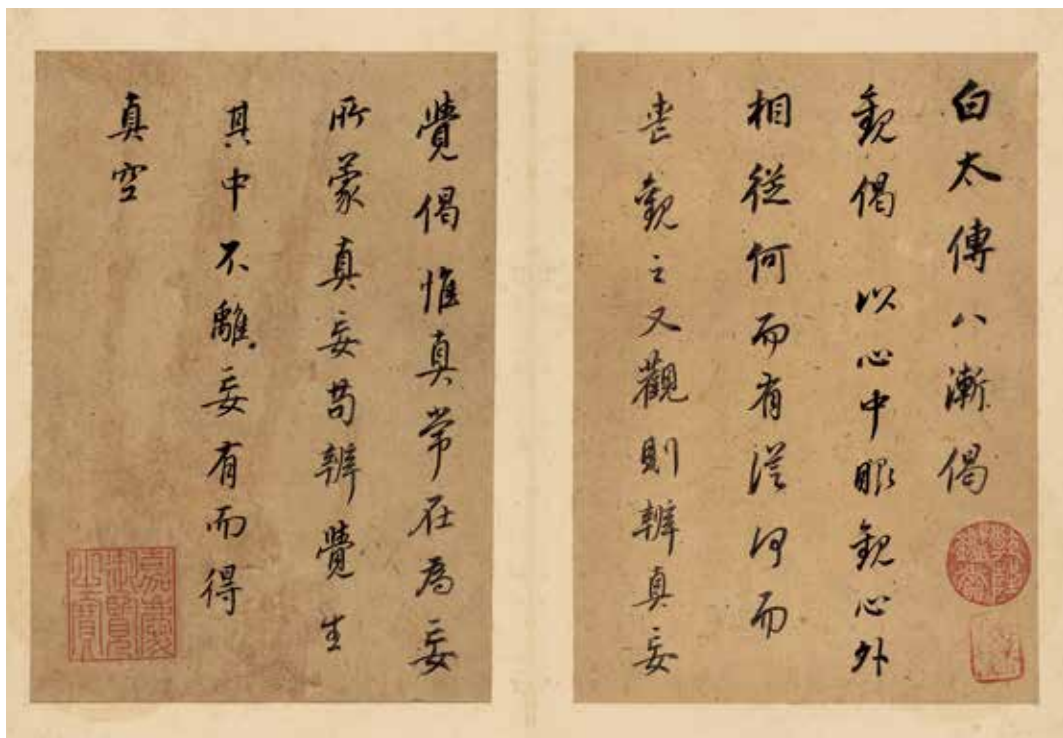


圖 13 唐 白居易 《白居易八漸偈》 明董其昌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000426



圖 14 元 王實甫 明 王驥德校注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明萬曆間香雪居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19567、019568

選時，亦有收錄元、白詩文，這類書籍甚多，在此僅簡單列舉：宋趙孟奎編《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宋劉克莊（1187-1269）撰《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清高宗（1711-1799）編《御選唐宋詩醇》、清徐乾學（1631-1694）等奉敕編《御選古文淵鑑》等等。院藏另有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1555-1636）書寫《白居易八漸偈》，這是董其昌在他七十一歲寫下白居易於貞元二十年（804）禪詩〈八漸偈〉，作為送給孫子董庭的生日禮物。（圖 13）

### 三、後人受影響而「二創」的作品

這類作品係因元稹與白居易寫下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或詩文，以致後人一再翻炒、改編成的「二次創作」。元稹的唐人傳奇〈會真記〉，先被金人董解元改寫為說唱形式的《西廂記諸宮調》；後又被元人王實甫增加人物、情節，其用字典雅，青出於藍，改成真文學性的《西廂記》。王實甫之後，雖也有他人的再創作，但都比不上《王西廂》廣受歡迎，其影響力從元大德年間（1297-1307）迄今，超過七百年之久，可謂戲劇史上的經典劇本。（圖 14）

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及新樂府〈琵琶行〉，詩句優美動人，同樣得到元曲大家白樸、馬致遠青睞，將之改編成《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江州司馬青衫淚》。〈長恨歌〉男、女主角是唐明皇與楊貴妃，白居易講的是別人的故事；而〈琵琶行〉主角是白居易遇見長安歌妓，感懷之餘，淚濕衣襟，所以寫的是自己的故事。然而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都因白居易寫得太好，所以白樸及馬致遠才想「二創」，希望將淒美的愛情故事，留在舞臺上，讓人傳誦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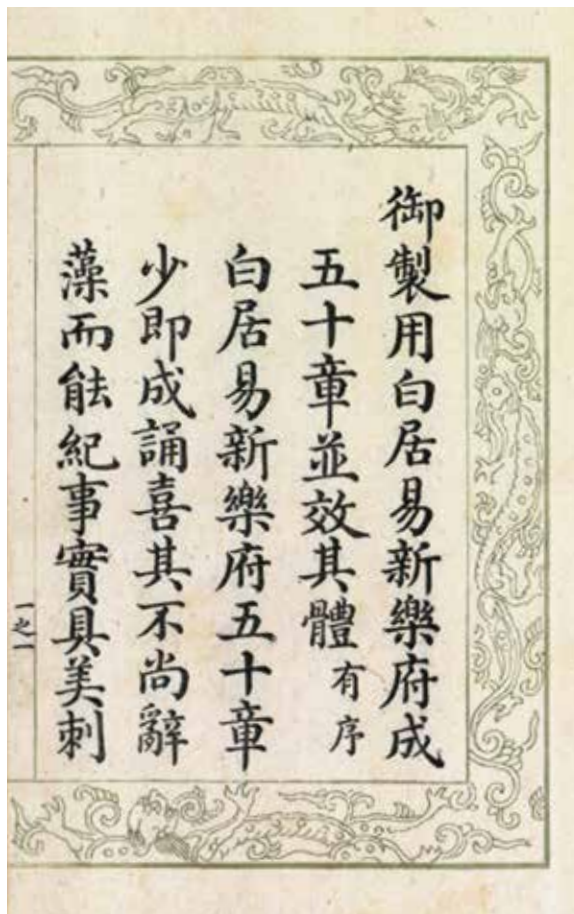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高宗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清乾隆間王杰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060

白居易詩的魅力在於「老嫗能解」，連史上最愛寫詩的皇帝都為之悅服。清朝皇帝之中，最愛白居易詩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他不但說他自己「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少即成誦」，還會唱和、疊韻白居易詩、仿效白居易詩體；更將所寫〈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收錄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四。同年頒賜臣工，其後江蘇學政劉墉（1720-1805）、浙江學政王杰（1725-1805）（圖 15）、福建學政沈初（1729-1799）、江蘇學政彭元瑞（1731-1803）（圖 16）等大臣們知道皇帝喜



圖 16 | 清 高宗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清乾隆間彭元瑞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064-024065

歡白居易詩，紛紛寫刻成《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進呈給乾隆皇帝，以討皇帝歡心。

### 小結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疑問，元稹與白居易，為何世人對他們的看法兩極？清乾隆皇帝〈讀白樂天集〉曾經對元、白兩人下了一個評論：「元白夙齊名，並號能詩者。後來趨向殊，品格別高下。」認為白上元下，乃因品德有高低之別，這個結論不見得對元稹公平，但確實代表了普世對元稹人品的看法。

令人不解的是，白居易與元稹究竟是什麼樣的個性？居然會如此的「如膠似漆」？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對〈元稹〉評論：「微之與白樂天最密，雖骨肉未至，愛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無踰二公者。」從今日角度看來，毫無疑問

的兩人是那種互相喜歡、愛慕，甚至比好朋友更為深層的心靈契合；然而身不由己的仕途有別，加上相距兩地，兩人只能靠詩文傳達心情。遙遠的距離、友朋的轉換，終使兩人漸行漸遠。

在情感上，誰是「薄情男」、「渣男」？誰又是「多情男」、「暖男」？這是近年最為流行的話題。若從現代角度，我們把元稹、白居易出生月日納入考量，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解釋。白居易生於陰曆正月二十日，陽曆為二月二十八日，在星座學上屬於水象星座的雙魚座；元稹出生日期不詳，但據白居易的形容：「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年輕時的元稹富有正義感、不畏強權；中年之後，更積極朝向仕宦之途，然而讓他願意付出時間與心力的，必然是能更進一步在仕途上幫到他

的人。因此，趨炎附勢、現實薄情的形象伴隨著他步步高昇的官運與〈會真記〉裏的始亂終棄，而深入人心。

若真如此，似可理解元稹的理性、多變、熱切、現實，白居易的感性、保守、猶豫、浪漫，或許彼此間有著致命吸引力的互補性

格，兩人竟也延續了近三十年的情誼。但是，由於元、白性格與行事作風的不同，造就千餘年後「白上元下」的評價兩極，這又恐非當事人能夠事先預料得到了。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根據楊軍、周相錄主編，《元稹資料彙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整理唐迄今有關元稹相關資料，其中唐人（扣掉唐朝皇帝）寫給元稹的詩或書信，列出楊巨源、令狐楚、張籍、韓愈等文人共有二十多人，可見元稹與眾人交遊之廣。然交遊最深的人，當屬白居易，他寫給元稹的詩、文數量，遠遠超過所有人。見該書收錄頁4至58頁。
2. 根據周桂峰，〈元白交誼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22卷1期，頁69-72）指出：白居易與劉禹錫相識於初為校書郎時，但詩交當始於元和三年（808）春。然兩人交往詩越來越多，則是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822-824）開始，至大和三年（829）「劉白唱和，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故而歷來學者們在研究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之間的關係時，都會視元稹為白居易的前期詩友，而劉禹錫則為後期詩友。
3. 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提到「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口授，心事一言知。」自注云：「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校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見卞孝萱，《元稹年譜》（山東：齊魯書社，1980），頁64-65。
4. 以上所引詩文內容，參自楊軍、周相錄主編，《元稹資料彙編》，頁4-58。
5. 此處採用「交往詩」此一名詞，係參考張育樺，〈劉禹錫、白居易交往詩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論文，2010）、游文玲，〈元白交往詩探析〉（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鍾曉峰，〈詩意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論〉（臺北：秀威經典，2017）觀點而來。
6. 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1。
7. 褚彬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260。
8. 陳才智，《元白詩派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234。至於游文玲〈元白交往詩探析〉則是採用陳才智書中的統計結果。
9. 趙樂，《元白唱和詩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46卷6期。
10. 趙以武，《唱和詩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以及李漢南，〈元和唱和詩統計分析〉（河南：河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研究論文，2013）。
11. 李漢南，〈元和唱和詩統計分析〉，第二章〈元白唱和詩數量統計分析〉，頁9-18。
12. 有關唐人傳奇〈會真記〉作者元稹是否故事中的張生，歷來研究者甚多，然根據卞孝萱整理王銍〈《傳奇》辨正〉、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瞿佑〈歸田詩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王桐齡〈會真記事跡真偽考〉（王《考》）、陳寅恪〈讀鶯鶯傳〉、孫望〈鶯鶯傳事跡考〉都認為張生是元稹本人。參卞孝萱《元稹年譜》，頁44-45。至於元稹何時與崔鶯鶯談戀愛、通信，以及拋棄她的時間，都有具體推測，分別是：貞元十六年、十七年及十九年。
13. 所謂二次創作，簡稱二創，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產生的作品稱為二次創作物（又稱再創作物、衍生創作物）。換言之，二次創作包括了仿作、改編、引用並加以發揮等創作模式。二次創作並非抄襲現存作品，也不是剽竊別人的創意當成自己的作品，而是明顯地，甚至刻意地，以某一或某些作品為焦點，將它重新演繹出別的意義，瓦解原來的脈絡、系統，以創出新的抒發，甚至顛覆。參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二次創作>（檢索日期：2020年7月27日）。
14. 關於白居易與湘靈的這段婚前戀情，見林明珠，〈妳是最在乎的從前——從詩中看白居易婚前的一段情〉，《文藝月刊》，248期（1990.2），頁19-22；另從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第十章〈元稹、白居易研究〉文中得知顧學頡〈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論白氏青年時期的婚姻問題和與湘靈的關係〉、戴武軍〈白居易婚前戀情詳考〉、王用中，〈白居易初戀悲劇與〈長恨歌〉的創作〉（《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2期）都有相關研究。
15. 陳玉玲，〈從白居易的史詩長恨歌到白仁甫的雜劇梧桐雨看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承續與演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刊》，2期（1976.6），頁72-75。除此之外，這故事影響層面還擴及清朝洪昇〈長生殿〉，以及近現代劇作或小說的創作與演變。
16. 楊宗瑩，〈買笑黃金莫訴貧——白居易與妓女〉，《中國學術年刊》，6期（1984.6），頁101-128。
17. 王偉國，〈《白孔六帖》之探討〉（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頁7-12。
18.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7，〈知己〉，取自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此外，〈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係參自王定保《唐摭言》，故而內容相同。此外，關於這段記載，〈唐〉張固《幽閑鼓吹》、〈宋〉王謙《唐語林》、〈明〉何良俊《何氏語林》則是記載完全一致，作：「顧況看見白居易姓名，說道：『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後讀至『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讚嘆云：『道得箇語，居即易矣。』」由此可知，兩種寫法雖有不同，但都是針對白居易取名的文獻紀錄。
19. 江國貞，〈廣大教化主白居易——他以詩文謁顧況了嗎？〉，《國文天地》，9卷2期（1994.5），頁61-64，以及傅璇琮，〈顧況考〉，《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